缅怀杨绛先生——坚韧 执著 爱心

○贺美英（1961 电机）

5 月 25 日，杨绛先生安详、平静地走了，105 岁！民间称为“喜寿”“仙逝”。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校友，一位享誉国内外的作家。年轻的学生们、好读书的孩子们，失去了一位倾心关怀的人生导师。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老师和朋友，留下永远的思念！

我和杨先生交往是在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的时候。2001 年学校 90 周年校庆前夕，杨先生通过吴学昭老师，找到学校的老书记李传信同志，说想设一个奖学金。那时我是学校党委书记，还兼任教育基金会理事长，因此传信同志就找我一起去，与杨先生见面商谈。杨先生说，在钱钟书先生病重时，她们一家三口人商量，把今后的稿费在清华设立一个奖学金，资助家庭经济有困难但好学习、成绩好的学生。奖学金不以他们的名字命名，而叫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因为她们一生都爱好读书，最爱清华图书馆。当时决定把她和钱先生当年的稿费 72 万元及以后他们所有作品的报酬，全捐到“好读书”奖学金基金。那一年，杨先生已 90 岁高龄，身体瘦小，但头脑非常清楚，言语间充满智者的风采。很快我们签了协议，第二年就发了奖学金，到今年奖学金基金已积累达到 2434 万元，获奖受益学生已达到 614 人。

2001 年 9 月 7 日，时任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的贺美英向杨绛先生颁发捐赠证书

从那以后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开始和杨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。这十几年来，随着接触增多，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也越来越多，感情也越来越深。在这十多年的密切交往中，杨绛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其中，我感受最深的有三方面：

第一是她的坚韧。杨绛先生身上蕴藏着一股很强的力量。从 1994 年开始，与杨先生几十年来相依为命的钱钟书先生生病住院，从此，她几乎每天奔波于北京医院和家之间；1996 年，他们“最好的杰作”钱瑗也因病住进北京西郊的一家医院，杨先生又每天两头跑，既要照顾自己的丈夫，又要关心女儿。对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来说，这是多么不容易。不幸的是，1997 年春，钱瑗先于年迈的父母而去；1998 年岁末，钱先生又魂归道山。两位亲人的相继离去，使杨先生受到沉重打击。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，而是把对丈夫和女儿的爱，

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，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，继续从事钱先生未竟的学术事业。这种坚忍和毅力，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，也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努力学习的。

第二是她的执著。杨先生为人坦荡、正直，非常平易近人，从无名人架子，但为人处世又很有自己的原则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拍成电视剧之后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。许多影视界人士纷纷前来商谈，希望能把他们二位的其他作品也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。对此，钱先生和杨先生一概谢绝。他们不愿做任何炒作，是真正的“素心人”，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上种种浮躁之气，从不刻意迎合世俗的潮流。直到现在，钱先生和杨先生被改编成影视的作品，只有这一部。2013 年，有人公开拍卖钱钟书先生的信札，杨绛先生坚决反对这种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，反对利用个人之间的信任去进行商业炒作。为此，她以 102 岁高龄，亲自出面诉诸法律。她说这绝不是金钱或个人利益得失的问题，而是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是捍卫人的隐私权，捍卫法律的权威。他们不慕虚名也不为金钱，只是献身于文学和学术事业，始终规规矩矩做人、老老实实做学问，毕生都坚持学习、笔耕不辍，对学术和文学事业执著不已。她讲过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他们受到冲击被迫离开中科院的住所时，舍弃了几乎全部家当，只带了两麻袋读书笔记出来。钱先生的读书笔记与众不同，这是他几十年读书的中外文研究心得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钱先生将其视若珍宝。钱先生逝世后，杨绛先生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把这些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分别整理出来。而后，杨先生又开始继续从事自己的创作事业，她先后出版了《我们仨》《走到人生边上》和《斐多》等新作。她在百岁高龄之际，还如此地执著于事业，实在令人敬佩。

第三是杨先生的爱心。她爱家人，爱事业，爱国家，爱母校。她生性低调，从来不张扬，从不说大话，而是把所有爱心都体现在实际行动之中。杨先生关爱家人，爱钟书，爱女儿。她是一个有名的才女，更是一个真正的贤妻良母。钱先生不幸逝世后，她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继续努力，最先想到的不是去写自己的东西，而是要完成钱先生的遗志，要把钱先生留下的学术成果贡献给世人。这其中，蕴含的是她对丈夫的深爱。杨先生热爱文学事业，她全身心地献身于文学，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。杨先生热爱自己的祖国，始终兢兢业业，为祖国贡献着她的才情和心血。杨先生热爱青年，热爱母校。她慷慨捐资助学，资助青年学子勤奋学习，报效国家，希望青年为国家好好做一些事情。记得在“好读书”奖学金的捐赠仪式上，杨先生深情地说：“这里我要提一提母校的校训：‘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。’我们

清华大学校党委原书记、教育基金会原理事长贺美英看望杨绛先生

做学生的时候，好像对校训并没有很在意。现在我越老，越觉得母校的校训深有意义。‘自强不息’，是从自身做起，努力学习、求知识、学本领，这是个起点。‘厚德载物’是个道德的标志。我们求知识、学本领，是为了谁？为了什么？这是值得我们深思、值得我们牢记在心的。如果只做到上半句，我们的努力就失去价值；而没有下半句，恐怕就达不到我们追求的道德标准。‘自强不息’是‘起’，‘厚德载物’是‘止’。八个字很完美。这个校训，恰好也就是‘好读书’奖学金对于得奖学生的期望。”杨先生对青年殷殷期许，深情可感；而清华学子们也以实际的努力，向母校和社会交出了满意的答卷。

杨先生是一个极富有爱心的人，是一个心怀大爱的人。从对家庭之爱、对母校之爱，到对事业之爱、对祖国之爱，始终充满在她顽强的生命之中。她能让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都感受到温暖。

而今，杨先生走了。热心向学的学子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导师，我也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老师和朋友。我们永远怀念杨绛先生！

2016 年 5 月

从立志制药到献身核医学

○王世真（1937 化学）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核医学奠基人、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教授、清华大学 1937 级化学系杰出校友王世真老学长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 100 岁。2016 年 5 月 31 日上午，王世真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，清华大学、清华校友总会敬献花圈，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程建平、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等前往北京协和医院，参加了王世真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。

现转载《九级校友通讯》19 辑（2005 年 11 月）王世真老学长自述，以表达我们对王世真老学长的深切怀念。

王世真一九三七年清华毕业照

我出身于书香世家。高祖父王庆云是道光九年的进士，曾任陕西巡抚、山西巡抚、四川总督、两广总督、工部尚书，卒谥“王文勤公”。他撰写的《石渠余记》，详载清朝财政、兵额、吏治等财经情况，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献资料。他还著有《荆花馆遗诗》《石延寿馆文集》《奏议》八卷、《王庆云日记》三十七册。祖父王仁堪，是光绪三年的状元，他勤政爱民，禀性耿直，不阿权贵。1878 年，中俄发生伊犁边界之